

《東華漢學》第 36 期；113-15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2 年 12 月

民國報刊「醫療賦」之寓意及其社會倫理效用 ——以〈大補賦〉、〈優生賦〉、〈保命賦〉 為例^{*}

梁淑媛^{**}

【摘要】

中國「賦」體自漢代枚乘〈七發〉以來，就具有諷喻療疾的效能。民初報刊中的「醫療賦」，因為運用律賦押韻，琅琅上口易於記誦的特質，再加上賦體自身鋪采摛文、瑋字儷辭的修辭特色，故能對病症細節，極盡描寫之能，於醫藥效用，發揮刻畫之功。民初因現代醫藥的製造、販售與廣告宣傳，在傳媒行銷渲染的帶動下，特別與傳統「賦」體文學交織唱和：一方面展示「賦」之於作者／讀者連結之廣告行為及社會文化作用；二方面透過報刊傳媒之印刷媒體所帶動之「共同體」想像，從個人身體到國族關懷，建立起公共性的情感交誼及倫理效用。

* 本文係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民國報刊中之「醫療賦」研究（1912～1949）（MOST 110-2410-H-845-023）執行成果之一。論文承蒙兩位審查者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晚清民國以降，鴉片煙害的茶毒、現代醫療及公共衛生等知識的缺乏，加上「東亞病夫」孱弱身體與國體衰頹的體察，讓「強種」與「強國」得以連結。尤其表述個人「身體」的對治，常象徵「國體」強健的思維，並藉由西方醫學知識弔詭的轉化成民族主義的內在凝聚與傳統文化的認同。這種另類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在資本主義植入，藥廠商業行為的操作下，民初現代醫藥製造、販售與廣告宣傳，有些特別與傳統「賦」體文學交織唱和。文人在創作「醫療賦」時，不免於「勸」，也就是勸進報刊「讀者」購買、服用這些律賦頌揚療效之「藥品」，透過〈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等刊載，報刊讀者所代表的城市大眾，由是獲知當時人們服用補血聖品「人造自來血」、優生良藥「優生特靈A」，以及解鬱良藥荷爾蒙「特勢多」等醫藥之新知，呈現另一種傳統文藝流動到現代文明的光譜。當這些中、西融合的保健醫藥因賦作在報刊上的刊登，傳播「強種」即「強國」，希冀去除「東亞病夫」羸弱之身體，期待人民購買服用後，進而達到大補（血）、保命、維生、強身及療疾之效能，隨之也顯露出國民個人身體及其象徵的國體之自信與進步。

關鍵詞：〈大補賦〉、〈優生賦〉、〈保命賦〉、問疾醫療、強種強國、賦用倫理

一、前言

中國「賦」體自漢代枚乘〈七發〉以來，就具有承擔諷喻療疾的效能。¹班固《漢書·藝文志》言及「六藝、諸子略」之外，尚有「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反映中國不同知識階層及生活面向的著述。例如方技之「醫書」結合術數之類所反映的天地陰陽五行之道，在身體論及治國之道上，都在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若以「詩賦」類而言，就先秦兩漢時期「文學」一詞所總攬全體「學術」概念來說，文學之於社會文化的倫理功能，亦是不能小覷。《漢書·藝文志》曾云：「春秋之後，周道凭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側隱古詩之義。」²不論是「賢人失志之賦」的個人抒情述志之作，或是「離讒憂國，作賦以諷」的感時憂國關懷，乃至於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所云「賦」出於「戰國諸子」³或縱橫遊說之用，「賦」本就蘊含我者／他者溝通之倫理價值及社會文化功用。若再結合「問疾」、「醫療」等身體與國體關係之隱喻，則其「賦用」之功能，不僅發揮在先秦兩漢宮廷君臣應對、社交聯誼之場合，隨著時代的更迭，當兩千多年後的民國初年，對於中國之認知，已由天子之「天下」走向民族國家

¹ 〈七發〉假設楚太子患疾，吳客前去探望，通過「問疾／醫療」之問答，吳客描述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等利弊，最後並向太子進薦「要言妙道」之養生方法，期許楚太子與有識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即能治療疾病讓身體痊癒。

²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 1755、1756。

³ 章學誠：「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清·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117。

林立之「世界」，「賦」與「醫療」關係的結合，其場域不再僅是「宮廷」君臣之間諷諫隱喻，透過新興城市之印刷傳媒「報刊」的流通，賦作撰者、讀者可以即時性的交流，且城市之報刊參與者，包含一般都會之中的中產階層及庶民大眾。而「醫療」賦所強調的醫學新知及藥物療效，又具有世界訊息交流的公共意涵，其中還包括醫療賦與其它醫療新知報導、廣告文辭圖案之間的「互文」關係鉤合。另外，由於民初中國政局仍面臨帝國壓迫及強權環伺，感時憂國之關懷常顯現在強種、強身、強國之連結，撰者希冀藉由醫療賦傳遞西學新知與療效，藉以振作身體與國體，形成另類倫理關懷。再者，若以出於「戰國諸子」、縱橫遊說之用的「賦」來說，其「假設問對」、「恢廓聲勢」、「排比諧隱」、「徵材聚事」等辭令，在文字上既能顯其「體物聘詞、鋪采摛文」渲染鋪排之能事，也是撰（述）者「逞才競技」之本領昭示。以報刊醫療賦宣傳藥（補）品及療效功能來說，顯然「遊說」君王之目的已被期待「廣告」之買主所取代，傳統賦作結合報刊載體，有了新的「現代性」之公共倫理意涵。

本文以《澄光醫藥季刊》⁴為對象，針對署名「憶芝」之作者，⁵在1941年抗戰期間上海淪陷區所撰三篇醫療賦作：〈大補賦〉（以人造自

⁴ 《澄光醫藥季刊》1940年1月由張輔忠擔任總編輯在上海創刊，主要撰稿人有吳憶芝、項繩武、胡挺甫……等。刊物欄目包括「學術、實驗報告、醫藥紀聞、臨床例證、說叢、小言、文薈、論文等。」《澄光醫藥季刊》著重闡發科學醫藥觀，無論西藥、國藥需切實用，提倡自製藥品裨補國家經濟，介紹世界最新醫藥以作研究。該刊另有「說叢、文薈」藉以增加讀者興趣，另刊有一些醫藥廣告。

⁵ 憶芝本名吳憶芝，為《澄光醫藥季刊》「文薈」欄目之編輯（每期刊尾版權頁都有註明），舊學底子深厚，常以舊文體撰文抉發新意，除於1935—1939年為《民生醫藥》撰文多篇，1940年1月《澄光醫藥季刊》在上海創刊，吳憶芝除撰寫賦作多篇推廣醫學新知及為醫療藥品代言，也曾擬仿《詩經》撰寫《新詩經》，對現代商業社會的運作有深切揣摩。如仿《詩經·周南·蠡斯》寫道：「公司鉅，熙熙兮。宜爾員工，振振兮。」自註云：「五洲藥房，乃一大公司也。員工，包括職員、學生、工人等。」仿《詩經·周南·桃夭》寫道：「女工嬌嬌，灼灼其華。之女未歸，如其室家。」自註闡釋道：「嬌嬌之女工，自有其華盛之顏色。以工作之繁忙，及晚尚

來血為韻）、〈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為探討核心。三篇文章依序分別刊載於《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2、3期之「文薈」欄目，三篇賦作內容闡述當時醫療話題：「補血」和「賀爾蒙」等，藉由西方醫學新知勾勒現代保健醫學常識。報刊讀者由是獲知補血聖品「人造自來血」、優生良藥「優生特靈A」，以及解鬱良藥荷爾蒙「特勢多」之療效。以「文薈」欄目而言，該欄目的設計以「游藝為歡、攬勝為快，調和勞逸，怡爽性情」⁶為出發。《澄光醫藥季刊》於1940年在上海創刊，該刊〈發刊詞〉就特別指出：

衣食住行，生活之本，而相輔以生，相助以成者，則醫藥也。人生不能無病，寒暑之侵，菌毒之擾，內亂外患，隨時迭乘，舍醫藥無以遏亂萌而禦病患，無以維生活而保健康；民無以強，邦無以威。是醫藥者，所關非細，小之於身，大之於國，良醫之功，固同於良相也。……澄光醫藥季刊，即應時代之需要，謀醫藥之熾昌，……本刊之以醫藥為歸，固屬無疑，集合醫藥之良材，闡發科學之精義，灌輸衛生之常識，提示健康之途徑。……製藥家之苦心孤詣而提倡自製，研究國有藥材而納諸科學之軌，固皆為海內所共許，然不加發揚，何能普徧，欲求製品之播行，須賴文字之介紹，推求出品，補苴罅漏，裨益一分經濟，充實一分國力……新藥新醫，固日趨發達。……雖不免介紹歐美出品，而絕非舍己耘人之意。⁷

如果將這段文字放在1940年代抗戰國難當頭之際，可以看出醫藥之作用「小之於身，大之於國」，以及醫藥的「科學開發」、「國產自製」，

未即歸。詩人因所見而興懷，而嘆女子之賢，知其視公司如家庭也。」可以看出傳統價值與現代文明在吳憶芝筆下可以無縫接軌。另外，上海《申報》1944年6月27日第4版「分類廣告」，曾出現上海普善山莊敬謝捐助者之廣告，其中有「吳憶芝新聞報館轉助一千五百元」，或可得知吳憶芝後亦轉任當時上海大報《新聞報》之線索。

⁶ 項繩武，〈發刊詞〉，《澄光醫藥季刊》第1期（1940.1），頁4。

⁷ 同前註，頁3、4。

對於抗戰時國家之經濟、國力，皆有提升的作用。《澄光醫藥季刊》雖屬醫學專業期刊，但在上海攝受的閱讀對象，含括都會裡頭的知識階層及一般識字之庶民。從《澄光醫藥季刊》創刊後，屢屢在上海第一大報《申報》刊載廣告，預告每一期刊載內容即可得知。⁸事實上，《澄光醫藥季刊·發刊詞》的撰文者項繩武（1900—1947）與五洲製藥企業關係密切，而《澄光醫藥季刊》的命名，也與項繩武之父親項松茂（1880—1932）有關。項松茂名「世澄」，根據創刊號〈發刊引言〉所載：「刊之命名，固所以紀念世澄先生者也，然猶不獨此也，蓋澄者清也，澈也、光者光明也，廣大也，滑澤也。夫藥之為物，清澈精純，方足辟除身體之不潔，醫家取之，而殲么麼之病菌。」⁹《澄光醫藥季刊》之創辦，既表現對項松茂（世澄）之追思，同時亦取滌除病菌讓「身體潔淨」之意。項松茂原為五洲固本皂藥廠總經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三天，項松茂為營救被日軍拘捕員工而被日軍殺害。其後五洲董事會決定由項繩武代理總經理職。項繩武任內讓五洲製藥產量及相關業務蒸蒸日上。即使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五洲藥廠及藥店均被日軍軍管，項繩武在國仇、家恨等雙重影響下，仍堅持不與日本合作，也因此《澄光醫藥季刊》所刊載文章，除醫學知識及藥品行銷傳遞外，常不時挾帶強身強國、愛用國貨等民族主義的情懷。正如刊物所期待達到的效果：「國產藥物惟有經過重複周詳的臨床實驗才能鞏固它與外貨爭雄的地位。」¹⁰

《澄光醫藥季刊》發行地點主要在上海，從其每一期刊尾版權頁上的說明來看，一年發行四期。除總發行所「上海澄光醫藥季刊社」外，分發行所及經售處包括「上海及各地五洲藥房、上海五洲書報社」。另

⁸ 例如《申報》1940年9月25日第2版「分類廣告」即載《澄光醫學季刊》第3期出版要目：「醫學一級制的初步討論 Sulfonamid 製劑之副作用……高血壓……瘧疾之化學治療……」。

⁹ 盧志學，〈發刊引言〉，《澄光醫藥季刊》第1期（1940.1），頁4。

¹⁰ 張輔忠，〈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卷首語〉，《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1.1），頁4。

外，定價每冊三角，但特別註明「國外及澳門香港照定價加倍」，顯見其訂戶包括國外讀者。再者，《澄光醫藥季刊》亦有讀者投書詢問醫療知識，刊物編輯則轉請醫生做專業諮詢回答。例如與〈大補賦〉同一期，曾刊有讀者來函，其中寫道：

編者先生大鑒：鄙人不學，好為人師，在某醫校執鞭，昨有學生持貴刊第四期內「心病診療談」一篇來就詢者，該生因爰於該篇作者楊君乃有二十年經驗之心病專家，且於篇末由台端譽揚備至，則所談者定是高論……唯該生終是初學，不能領悟，難能心花怒放，於是執卷請益於鄙人，奈鄙人亦學淺寡聞，不能為彼解釋，唯有致其歉疚之心耳。……特誠心乞台端轉達請益之意，將下列各問詳為解釋。¹¹

此位屬名「文且」的讀者，亦是醫校教師的來函，代替學生提問關於「狹心症」、「冠狀動脈硬化」、「高血壓」……等八項有關心血管疾病的醫學知識，而且馬上獲得醫師楊郁生以其實務之經驗逐項回答，刊載於來函下方。該刊編輯還特別以「編者啟事」申明「讀者對於作者之文，如有意見，最好除用真實姓名外，並請示以詳細通訊處，以便由本刊介紹，俾得直接討論而相互研進」。¹²由於私人詢問醫學知識之函件太多，《澄光醫藥季刊》實在無暇過濾揀擇，刊物亦無多餘頁面將來信及答覆完全照錄，因此除了這一特例之外，編者申明「本刊不備來函一欄……惟嗣後除合於規定之文稿外，關於函札，恕不再刊」。¹³由此申明，亦可想見此一醫學專刊在上海廣大市民階層，以及醫學教育、醫事從業人員方面，所能帶來的醫學新知傳遞及獲致熱烈迴響之情形。

除了醫療訊息傳遞，尤有特別之處，在於《澄光醫藥季刊》有「文薈」之欄位刊載傳統賦作，藉此文學形式傳遞新知。本文分析之〈大補

¹¹ 文且、楊郁生，〈兩封信〔其一〕〉，《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1.1），頁44、45。

¹² 同前註，「編者啟事」，頁47。

¹³ 同前註。

賦〉、〈優生賦〉、〈保命賦〉，作者憶芝選用了「律賦」寫作，使得在民國新時代，這個過去運用於科舉考試，掄才競技場屋之學的舊文體，又重生於民國報刊中，成為記載新知識的文體。由於「律賦」的押韻易於記誦，鋪陳排比的形式，適合長篇詳細的描寫，以及體物寫志的特質，故能轉化成為傳播醫學新知及宣揚保健身體之利器。

昔日文士在科舉考試場屋之學擅長的賦作，隨著晚清科考的廢除，進入民國由是一變而為商業場上經由報刊傳媒作為宣傳藥品的文本，文士的身分及賦作的文學及文化價值也隨之產生變化，呈現另一種傳統文藝流動到現代文明的光譜。當這些中、西融合的保健醫藥因賦作在報刊上的刊登，傳播「強種」即「強國」，希冀去除「東亞病夫」孱弱身體，期待人民購買服用後，進而達到大補（血）、優生、保命、維生、調節賀爾蒙等強身保健、醫療治疾之效，隨之也顯露出國民個人身體及其象徵的國體之自信與進步。

二、「補血」：身體康健、強種強國之法

憶芝有一篇關於能強身健體的〈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人造自來血」是當時社會中相當盛行的一種補品，在憶芝的〈大補賦〉將其保存紀錄下來，使吾人現今尚能得以了解其被購買的盛況。在賦筆鋪排之中，甚且追索中國藥品及製藥的歷程，以及運用於商業之情形，對於如何促進國人身體健康及相關保健之道敘寫詳盡。

〈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開宗名義，適切地以賦體「主客問答」形式塑造了一個中國文學中典型恪守格律、刻苦寫作，但矮板平庸的詩人形象：「太瘦生」。文中揭櫫他是一名逢乾元之日，亟需賡舊序新的「病弱」夫，想要「益體」強健體魄，以期達到三十而立、齊家樹業，妻孥一同快活的人生目標：

太瘦生下飯顆之山，逢乾元之日；覺夫含生賡舊，紀序更新。懷休明德，養性葆真。拯病弱於來茲，展其偉績；獲康強於今後，種以良因。原夫益體為先，門庭集其蔕蔭；駐顏可卜，詔華蔚以芳茵。漫言窮路興憂，世多負甲；却審重光叶吉，歲已逢辛。用熾爾昌，種豆自能得豆；毋亂其意，輸薪更待荷薪。定必堅持作息，珍重昏晨。勿嗟殫怒，莫怨不辰。值三十而立之期，風光正好；當九十迎春之會，藏府涵仁。入則齊家，妻孥同其快活；出而樹業，君子永不欠伸。是則健而弗孱，一若承瓊漿以補我；肥而不瘦，猶須把金針以度人。¹⁴

有趣的是，本段賦文以「人」為韻，押ㄤ韻，其中有五個韻腳字：「真、因、辛、仁、人」，可以對應「太瘦生」刻苦病弱之書生形象，形成對身體諧謔的諷譏。由是，他需要一只裝有「瓊漿」的金針，將他從孱瘦的身體強化成邁向體健魄壯，方能稱之為真正的「人」。晚清以降東亞病夫之印記深植人心，當時欲增進個人身體強健，並進而達到強種強國的方法與理論，其中之一即為「補血」，誠如廣告詞所云：

一國之盛衰在於民氣，而一身之強弱則在於血氣，血氣者，夫固強國強種之原料也。現今為鐵血相爭之時代，故吾人所急當研究而不能緩者，固莫此血氣。若而自來血乃適出現於今日。此自來血之方為英國皇家醫生所定，風行西土已數十年，西國人民莫不珍之如寶。如英國倫敦之皮皮台根俱為百餘年之大藥廠，均皆精功製造。¹⁵

這是當時中國製造「補血藥」之五洲製藥廠的廣告，標榜製造「自來血」的方法來自英國，風行西方數十年來。英國為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強權，廣告詞所連結的強種、強國之關係至為顯著。

¹⁴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1.1），頁79。

¹⁵ 不著撰者，〈自來血〉，《申報》第6版（1908.9.5）。

藉由這一篇五洲製藥廠廣告內容作為互文參照，能讓我們一窺「自來血」的總體作用、來源和種種功能等。這個由中國人謝瑞卿研製並命名為「博羅德補血聖藥」（「博羅德」是英語「血」的譯音）的成藥，銷售量佳，但由於藥名筆劃過多，國人難以了解、不易記得，後來就改名為「人造自來血」。當時五洲製藥廠聘了一位擅於宣傳促銷的黃楚九（1872—1931）大作文宣廣告，此後這劑藥不僅在上海，還在華北、南洋一帶聲譽卓著、廣為暢銷，成了上海五洲大藥房的起家產品。後來也在天津、杭州等多地方販售，購買者眾。¹⁶

在〈大補賦〉中，寫到為達優生之目的，需勸誘民眾購買人造自來血，甚至還鼓吹趁年輕服用，俾利奠定強種基礎：

蓋維似水流年，如砥周道。保身有方，濟世用寶。幽情結其初芳，
艷態舒其新藻。滋養及時，沖和趁早。¹⁷

文中以賦筆特殊之駢辭儷語，形容青春光陰一去不復返，人體像一條康莊大道，而人造自來血則是保全生命的友朋、賑濟世間的寶物。因此保養要及時，以利吸收天地間的真氣，方得趁早養成祥和平易性情。〈大補賦〉還利用中國宗教養生之觀念，以及積善必有餘慶之理，藉由舊、新觀念交織以達說服人心之效：

既沁心而快願，等是交梨；允益壽而延齡，何殊巨棗。熙熙然登臺是樂，共慶長生；融融焉入門凝麻，相看不老。無須乎杖，祝華封之三多；乃比於松，追商山之四皓。稽餘慶之罔替，壽寓宏開；亦貽謨之足徵，青廬式好。¹⁸

此處寫道「人造自來血」如同道教神明所食之交梨、火棗等仙果，可助延年益壽，得以長生不老、和樂融融。除了人因行善積德，能獲得上天庇佑，也就是善有善報之外，賦文還藉用《莊子·天地》：「堯觀乎華。

¹⁶ 沈宇斌、范瑞，〈近代中國的疾病、身體與成藥消費文化：以五洲大藥房「人造自來血」為中心的考察〉，收入余新忠主編，《新史學（第九卷）：醫療史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178。

¹⁷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頁79。

¹⁸ 同前註。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壽……聖人富……聖人多男子。」之典故，祝福人能「長壽、富貴、多男子」，期能與松柏長青相類。就此福報之獲取而言，是因有至善、至美之德行相匹，以及有商山四皓之學富五車及高尚情操。如此才能長壽綿延，達到後嗣婚配、家族興旺之榮景。

無獨有偶的，憶芝曾在另一篇〈優生賦〉中，推銷五洲製藥關乎「內分泌」調節之效，亦對服藥調身之後，可以讓子孫興旺有所強調：

求良藥於五洲，復力果為之主體；療久病於一旦，內分泌向著嘉名。凡斯所述，早已蜚聲。藥廣爾用，性得其平。非同凡品，製自純晶。任充棟而汗牛，百味待選；防指鹿而為馬，諸效期成。庶足瞻其偉績，信厥真誠。看鴛侶戲水以重歡，慊從此釋；比燕子棲巢而永穩，愛莫能京。既實便便之腹，乃育啞啞之嬰。於是乎諧葛藟之詠，而以頌瓜瓞之生。¹⁹

無論是「內分泌」或「自來血」之調節、補充，皆適用於「助生」。對於重視傳宗接代的國人，賦中排列攸關生育的「鴛侶戲水」、「燕子棲巢」等遊戲文字，得成「便便之腹」，乃育「啞啞之嬰」之美好結果。並以瓜瓞綿綿譬喻子孫繁盛、傳世久遠。透過賦作誇飾的寫法，讚揚五洲製藥其療效非同凡品，也標榜自製藥品質地，是為精良無雜質的「純晶」原料。

從個人和家族來看，既然國人能自製純晶藥品以健身傳宗，如此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至於如何讓族裔繁富興旺，賦中也針對「強種」、「優生」提出看法：

猶復裔族須良，兒孫不忒。強種為先，優生用式。導人身於至善，母體斯康；賴科學而蒙庥，親枝克嶷。惟兆民之向榮，傳奕代而廣殖。嘉穀乃繁，敗莠是抑。²⁰

¹⁹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2期（1941.4），頁83。

²⁰ 同前註。

賦文以鋪敘的手法展開層層遞進之論說：一個民族的強大，首要即在出生的孩子身體無恙，也就是需建立強種、優生之觀念及方法。復次，若是要讓兒孫身體趨向於完善，母親的身體尤需健康，如此才能讓一個國家的人民繁衍廣增，世世代代承傳下去。賦中藉由古以粟為嘉穀，象徵五穀豐收；並透過抑制敗莠，藉以稱頌國家人民的繁盛。關於國際所提倡的「優等民族」之優生學說，彼時甚為盛行：

於國則興，於家則克。達爾文種原有論，進化足參；迦耳敦生物改良，遺傳已測。信實學之無欺，播新知而罔惑。²¹

賦文從國與家的相關訊息論起，並以鋪陳排比的修辭技巧羅列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迦耳敦（Francis Galton, 1822—1911）學說成就，從而確認其為信實可徵，值得作為當代傳播之新知。有關十九世紀以降的現代優生學說，自達爾文發表物種演化論，即確立天擇之下「適者生存」之理。迦耳敦受到達爾文啟發，於1869年發表《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主張人類的才能，可以透過遺傳延續到後代。而後在1883年率先使用「優生學」（eugenics）一詞，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從〈優生賦〉看來，並未討論到人種競爭底下優勝劣敗所造成的殘酷面向，反而是將「才能」遺傳施之於國與家的優點加以宣傳，以期人民接受實踐，進而達到人健、家富、國強的目的。

除〈優生賦〉外，〈大補賦〉論述福壽長生之理，以及表達傳統養生之道，這些保身強族的期待，都已能被現代「人造自來血」之功效所統攝。故賦中從人的外形鋪敘：

其有骨瘦如柴，形枯若槁。或暖或涼，或濕或燥。既不甯夫身心，終莫展夫懷抱。幸乞仙味於丹爐，抑勝冬榮之靈草。促君身強，養吾氣浩。壯彼身材，清其頭腦。髀肉復生，瘡痍可埽。長使歡娛，盡除煩惱。茫茫人海，學者自有權衡；曄曄天光，術士空尋

²¹ 同前註。

蓬島。真成有色有聲，非關善頌善禱。已疾而進補，固知事在人為；堅金而固湯，休說命由天造。²²

這裡指出即使人原本身形枯槁如柴，不論他的體質是暖、涼、濕、燥，身心狀況若不得安寧，則亦無法施展理想懷抱；所幸獲得提煉出來像「人造自來血」般之仙丹，除了可以讓人保持榮華煥發，促進其身體強健；養其浩然之氣，鍛鍊強壯身材。亦可以使人頭腦清晰，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掃除所有苦難創傷，使人長久享受歡娛，盡除煩惱。

若對比傳統賦作，〈大補賦〉特別發揮過去〈白髮賦〉、〈髑髏賦〉等以人體「醜」、「殘」、「病」、「亡」之樣態及多種隱喻傳統，描寫人因體弱多病造成外形上現出的「醜」態：「髀肉」復生、「瘡痍」可掃，這些字帶給人們身體圖像的聯想，彷彿一坨坨腿肉和溢流膿血的傷口，令人作嘔。當容貌衰弱，甚至也出現「縱使衰頹，徒揮涕泗」之鼻涕四流、老病衰顏。除了〈大補賦〉，同樣的身體醜態，在〈優生賦〉中亦有所著墨。例如因月經不順造成身體器官機能上的失能「發炎」塞仄不通，隱忍不住疼痛而發出的哀「呻」聲；或是造成樣態不美「乳小」、「胸孱」如拳而遭到訕笑，如：

所謂經常，實為要則。或少或多，或通或塞。或隱疼而呻，或紫煩若織；其有發育不全，官能失職。宮道多炎，春機過仄。乳小如拳，胸孱見肋。²³

要是嚴重到「流產」的地步，不惟精神上顯露「無精打彩」、身體上的樣態更是明顯無血色的「淡唇」，「老衰」和「落鬚髮」，進而成為「黃臉婆」：

不姘是虞，流產增惕。無精打彩，失淡淡之唇紅；未老先衰，落鬚髮之髮黑。飲食並仇，康強奚弋。是則既退化夫性微，復滯留於病域。真成黃臉之婆，不獲紅額之色。欲種之優，其焉能得。²⁴

²²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頁 79。

²³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4。

²⁴ 同前註。

五洲大藥廠曾刊登一個報刊廣告：蘇州一位名叫王靜貞女士因為咯血，位因服用了半打自來血，多食「鷄醮」之屬，原本「面黃肌瘦」的容貌；後來變得「豐滿」不少。不論是王女士出自真摯的抒發感謝詞，或是藥房為達宣傳藥品療效，請人現身說法的一種廣告策略，都同時透露出昔與今、瘦與胖的審美觀差異。

總發行 ● 人造自來血 ● 調經種子界寶 ●

注意 婦女

蘇州王靜貞女士通信

上海五洲大藥房主人大鑒余今者有一至可喜之事也余昔有咯血之疾至去年歲底多食鷄醮之屬以致舊病復發乃經陳醫生指點用自來血治之服將半打果然見功吐者不吐矣不特此也面黃肌瘦之態已豐滿矣由是獲益不敢忘德爰誌數字以便後之同病者有所路徑耳此請

暑安並頌

七月二十號

商業進步 王靜貞自蘇城鈕家巷 號四十一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五洲大藥房登錄

圖片 1 來源：《婦女雜誌》第一卷第 11 期（1915 年 11 月）

對於中國婦女身體殘害最烈，莫過於纏足，不僅身體孱弱，外形也是呈現病態樣貌。康有為 1898 年在〈請禁婦女裹足摺〉說道：「試觀歐美之人，體質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迴觀吾國之民，尪弱纖儂，為其母裹足，故傳種易弱也。」²⁵雖然康氏所說為禁止婦女纏足，但是不論男性或是女性，身體孱弱對於國家興亡都有相當重大的影響，可以說強身健體的考量是刻不容緩的。除了外型孱弱與國家衰敗的感知

²⁵ 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摺〉，收入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36。

外，憶芝另外在〈大補賦〉中，也特別著眼於「啟蒙」和「德性」上述寫：「斯品足尊，盡人可治，個個宜親，家家可置；啟發愚蒙，促成美事。指遠大之前程，示愛憐之令嗣。」²⁶明顯看出彼時對於醫療的診治，依循著中國傳統對於醫者仁心仁術的觀念。醫生會啟示病患如何使用藥物或針劑診治，使未來繼承後嗣之事獲得診治解決。此外，醫生之傳統醫德加上西醫技術之學，亦可啟發愚蒙，達到救亡圖存之效。

「人造自來血」被宣傳是「科學製煉之有機化合物」，對於「補血」提供極重要的功能，它生產大量的「生血造血原素」，不但能治癒人身體機能，最重要的是要保有傳宗接代的健康身體，從而闡揚它即使無病也有保健的效果。因此，文中運用賦筆極其「誇飾」的寫法，表達為長保青春，建議速速試用，或是一個月多打幾針也無妨的促銷廣告修辭，令人莞爾：

三位一體，液針片之同來；四季長春，父子孫之拜賜。萬姓胥傳，羣賢畢至。既瘳爾疾，何妨月打多針；無病增康，亦宜日服三次。飲食能安，寤寐永誌。已備固佳，未用速試。何須思考，願與子偕；切莫憂疑，請從隗始。合生理之補劑，獲效不虛；是人類之福星，其來有自。²⁷

這裡使用了一個相當具有「神」性的宗教詞彙：「三位一體」，來形容「人造自來血」的三階段和三種型態，計有「液劑、注射劑和片劑」，這是製藥廠不斷推陳出新產品的成果。首先，液劑是最初發明時，用玻璃瓶裝液體「人造自來血」，也是大眾在廣告上常見到的包裝型態。復次，隨著醫學進步，用以裝「疫苗」的「注射劑」研發成功治癒疾病，五洲大藥廠得到特殊製造方法，愈發誇張其五花八門功效和廣泛應用的範圍，²⁸甚至到一種神化的地步。五洲大藥房與當時眾多藥廠都順勢相繼推出針劑，強調其效能比口服液佳。如大方醫院在引進德國補血注射

²⁶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頁 79。

²⁷ 同前註。

²⁸ 不著撰者，〈自來血可禦寒，新出注射液〉，《時報》第 5 版（1939.1.5）。

劑時論道：「入冬後，凡體虛、腦衰、血薄、健忘、遺精者，皆病狀格外加增，德國藥廠新制一種補益以上病症注射藥，較口服容易奏效」。²⁹再者，五洲大藥房更是引領醫藥界前鋒，率先引進大型「壓片機」之類機器設施，促使藥劑從液態到固態形式更新，俾利不同用途和達致特殊效果：

內服液之風行已有數十年歷史，自注射液創制，而功力益宏，收效更速，衛生時代的唯一補針，為治療界開創記錄，今更悉心研究，而有片劑之創行，服用簡易，攜帶輕便，所用原料均為最新研求之精品，有特殊效果。³⁰

打「補針」作為臨床診治疾病之法和保養身體的觀念，在當時是極其浮誇地鼓吹其療效，並且虛張聲勢的稱作是人類福星。〈大補賦〉選用「賦」體書寫，正因「賦」之「誇飾」效用能提供極佳的宣傳效果。而「血」對生命的延續與否影響甚大，「補血」是其探討的核心。人身體內之「血」負擔輸送「氧氣」、促進新陳代謝之功能，對維繫身體各部分器官和提供各組織營養至為重要。透過補血藥劑，可製造、輸送分泌物原料給各部腺體，故其本身品質是否完善，或能否供給充足，影響身體至大。憶芝〈大補賦〉文內強調「血」對生命的重要性，負責管理並滋養身體內各組織器官。事實上，五洲大藥房出品的「人造自來血」提供補給「血液足則身強體健」，不惟主治男性疾病，對於女性補血亦具療效，可以對治「神經衰弱、腦力減退、性能退化、貧血虧損、食慾不振、病後產後營養不良、面色蒼白血虧。」³¹等各種症狀。

²⁹ 不著撰者，〈大方醫院注射補血針〉，《新聞報》第3版（1925.12.24）。

³⁰ 不著撰者，〈五洲商標及廣告和藥品名稱〉，上海檔案館藏，檔號 Q38-37-126。轉引自沈宇斌、范瑞，〈近代中國的疾病、身體與成藥消費文化：以五洲大藥房「人造自來血」為中心的考察〉，出處同註16，頁182。

³¹ 不著撰者，〈根固葉茂 血足身強〉，《良友畫報》第153期（1940.4），頁數不詳。



圖片 2 來源：《良友畫報》第 153 期（1940 年 4 月）

在「婦人以血為本」傳統觀念影響下，加上民族國家意識賦予女性生育責任，「人造自來血」宣傳對於婦女月經的調理也是非常有效。不論月經遲來、早到，或是變多、變少，顏色變淡、變濃，或是經痛，甚至血漏不止，都可以治療。比起「人造自來血」更早治療此一婦病的，則是晚清即推出的「月月紅」，在五洲大藥房的廣告詞中曾說道：「婦女經水月有定期，故名月經。然世間婦女往往因多勞善憂，肝鬱內傷致血液輪迴失其常度，顛倒經期，或一月數至，或累月不至。信水不信，紅潮不紅。婦人患此不但生育維艱，而血崩乾血諸症踵之而起，性命亦慮不保。」³²傳統婦女由於醫療知識的缺乏，加上社會性別地位的不平等，處境十分艱辛。傳遞新知及醫療方法，是對女性重視及女權提升的

³² 不著撰者：〈月月紅〉，《時報》第 7 版（1908.3.14）。該版面幾乎羅列五洲大藥房開業之初所販售之補藥廣告，並贈送預約卷。包括「補天汁、嘉普魚肝油精丸、非洲樹皮丸、女界寶、月月紅、人造自來血、助肺呼吸香膠」等七類。然「人造自來血」並非作為首先銷售的藥品，而是「月月紅（Emmenagogue Pills）」，因「月月紅」藥性溫和，是適合婦人體質之良藥，而後「人造自來血」才逐漸居上，蔚為主要暢銷藥品。

重要契機。廣告的商業行為，也間接促成了女性對於自我身體有了更清楚的省察。在「人造自來血」的療效方面，它宣傳若是能連續服用約半個月到一個月，就能讓身體相關病狀逐漸恢復。尚且，它還有幫助增加乳汁分泌的效果，哺乳中的母親，奶水不足或是濃度不夠，連續服用人造自來血七天之後，奶水的分泌就能增多和變濃達三倍之多。人造自來血具有補充血液之效能，對於傳統中醫「心虧血少」以及「腎虧」等病症也都有不錯的療效。誠如〈大補賦〉中所云：「撫黑髮而不摧」、「改造骨肉皮」，效果宏大而且具多重功能。補血不僅使自身體健，亦能帶來子孫綿延、國族昌旺。

三、閨怨之由：女體「月事不順」所造成之憂鬱感傷

以往中國文人創作之小說或詩詞，對於男、女情感連結的描摩，多著墨於「哀怨」情懷，以傷春、悲秋為主題召喚讀者的期待視野，進而寓含文學對於國家興亡、社會世情的象徵或隱喻。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仍套用了這種閨怨情懷之「模式」，但卻是出以科學西藥新知，凸顯女性身體孱弱、心情哀怨，實肇因月經不調之題旨。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在賦篇開頭，繼承傳統抒情寫物特質，將懷春閨怨私情心事，描寫得相當細膩。賦中以鮮明意象：髮絲、青銅、羅幃……等，透過大量堆垛閨房內精細「物」的羅列，將女主人牽引而出，首先是她局部的特寫鏡頭：暖手揉、腰柳、心悸；然後是全「體」的姿態：體倦多愁、不思茶飯、懶沐膏油、腰腹痠疼、怯移小步、逐顏憔悴。讓讀者「我見猶憐」，興起憐香惜玉之嘆息：

幾回小極髮颼颼，眼對青銅暖手揉。底事腰肢輕似柳，不禁風颺擁羅幃。祇以心孱若悸，體倦多愁。不思茶飯，懶沐膏油。腰腹痠疼，竟怯移夫小步；容顏憔悴，惟久戀於重樓。念逝水之華年，情懷幽怨；惱侵人之病態，歲月驚道。當夫初逢煙景，偏似蒸燂；

絕無歡緒，空負春遊。既入炎天，失調冰之興趣；難堪熾熱，縱雪藕而氐惆。瞬葉落而風淒，涼蟾照影；更霜繁而草萎，殘菊悲秋。迨夫凍雪堅冰，凜冽之隆冬難耐；凋年急景，疲勞之弱命同蹂。嘆四時去若梭飛，誰能遣此；溯幾載病如荼苦，我復何求。³³

佳人為病所苦，玉體嬌弱、情緒難熬，最後，不得不請良醫來診治。不意，在醫師問診，女主羞怯吞吐回答之際，方才得知她忌諱就醫的緣故是「月經不順」：「總緣月事難調，矧忌醫而諱疾；潮來不信，竟待說而含羞。」³⁴從傳統閨怨賦篇書寫內容來看，往往僅寫到「疲弱命蹂」即止，若究其因由，率是良人出征或遠行而起。然而，本賦突破傳統命題，完全以女性身體為主體，甚至是從相當隱晦的私部所出之「月水不順」而引起的憂鬱感傷。「憂鬱」在中國文學傳統中不僅是思婦閨怨情懷潛文本象徵之底蘊，甚至從民俗的觀點來省視，女體月水被視為天癸，是一種不祥的「污穢」，足以招致種種惡果。³⁵但從西醫角度來看，似乎就單純多了，此症僅僅是一種婦科疾病，只要醫生叮囑按時服藥打針「優生特靈」，不耽延病情，即可享受成為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

須知莫誤因循，良方可得；由來窈窕，君子所述。聿壽人之多僂，花好月圓而有望；惟少女之曰妙，針施丸服而同優。³⁶

月經不順的治療法，在當時社會還可以服用一種賀爾蒙賜保命的藥物。根據1936年王文鎬醫師臨床診治經驗，他針對「萎黃」疾患 Ohlorosis（無月經）者之治療用藥，指出：「予主治婦科迄已十年，對女性卵巢

³³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3。

³⁴ 同前註。

³⁵ 民初江紹原（1898-1983）考察傳統中國人的「天癸觀」，提出幾個觀察面向：第一、視天癸為一種不祥的「污穢」，足以招致種種惡果；第二、信天癸能禳鬼魅、破邪法；第三、信經血與經衣能解毒治病；第四、信天癸能興陽益壽使人成僂。詳參江紹原，〈血與天癸——關於它們的迷信言行〉，收入王文寶、江小蕙編，《江紹原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 161-193。此外，相關論述亦可參考翁玲玲，〈漢人社會女性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7 期（1999.8），頁 107-147。

³⁶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3。

分泌障礙，所用的原因藥物療法，其製劑中，見效確鑿，而製法獨到，莫過於吾國國產商信誼化學製藥公司出品之長命維他賜保命、力弗肝及婦萬多年注射液等幾種。」³⁷王文鎬在文中還舉二位真人實證以為佐證，說明女性因月水不順導致的憂鬱感傷，可以靠注射「維他賜保命」、「婦萬多年」和內服處方得到緩解或治療。³⁸若此，中國千百年來傳統閨怨詩的怨女情結，竟然在醫囑吃藥打針的描述中就被破解，述說起來不免令人產生一種詼諧莞爾之感受。

在〈優生賦〉當中，亦以鋪陳體物及華麗的空間布置手法，以華堂、繡閣、珠聯、璧合等場景與物品，強化描寫夫婦二人鸞鴦情深。不過這一切繁富的形容，只要是主人翁「體質失亨」，就會導致「樂未極生悲」而「枉說多情」的蒼涼：

至若華堂日麗，繡閣春盈。珠聯璧合，海誓山盟。雙宿雙飛，等是鸞鴦；宜家宜室，儘教我我卿卿。叵耐風光雖好，體質失亨。柔魂欲斷，佳趣難賡。樂未極而生悲，因何惹恨。疾已沾而增感，枉說多情。³⁹

〈優生賦〉首先描寫假設在日常生活裡，由於身軀不健，常常感覺頭重腳輕，懶散不想做家事，整個人身心會呈現「心煩慮亂」的狀態：「家事嬾承，既心煩而慮亂；身軀不健，常頭重而腳輕。」且隨著季節變化易產生傷春悲秋，因空虛寂寞之感而憂愁幽思起來：「度寂寞之春秋，憂絲早繞；守悽苦之紀序，塵網空攔。」再者，由於琴瑟失調、龍鳳閨房情趣不偕，也容易起口角，目怒相瞪起爭執：「從教琴瑟疎調，每口角之易起；鳳鸞罔協，還目怒而相瞪。」從女子面目表情「目怒而相瞪」，相當形象地顯露心中懷有憤恨而抑鬱不已。由於以往婦女以為月事調理不順是稀鬆平常之事，因此剛罹患病症時未能察覺其嚴重性。等到季節

³⁷ 王文鎬，〈月經困難及萎黃症之維他賜保命療法〉，《醫藥導報》第二卷第4期（1936.1），頁136。

³⁸ 同前註，頁136-137。

³⁹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83。

變換，起居飲食睡眠不順，由是而生情懷感傷，其實這時已經發病。若又延誤診治，積勞成疾，加上婦女生活上操勞家事、閨房情趣不偕等等，則女子之病徵就益發顯露。根據陳蓮舫《女科秘訣大全》記載：

男女精血，盛則思慾，室女孀婦，有所思不得，則久結而留瘀血，男思女不得，則遺精，其理一也。精已離其位，潰入隧道，故變為寒熱，肝脈弦出寸口者，夫腎主閉藏，肝主施洩，今肝火不洩，逆而上行，乃知男女失合之症。⁴⁰

雖然這種疾病，包括相思過度之少男少女、在室或寡居之中年婦人，以及獨身之男子都會患得，但一般情形是女多於男，此乃和婦女月經（久結而留瘀血）以及肝（主情志）之不協有關。罹患此病者，賦中描述乃因思慮過多，導致「口角之易起」，民初名醫余無言（1900—1963）對此病狀有詳細描述：

此症多發於十五至二十五歲之虛弱婦女，年齡較高及月經已絕者亦有之，其原因如身體過勞、精神刺激、熱性病後、新陳代謝病等症狀，……患者喜居暗室，厭音響，五官感覺，異常銳敏，不論身體內外何部，易發生神經性痛，忽而劇痛，忽而消失，腹內臟器，亦多知覺過敏，或自訴有卵狀冷物，在其頭內，或自覺有球狀物或蟲樣物，在其腹內上沖，好聞不快之臭氣，能啖難食之物，皮膚有冷熱及蟻行感，或欠伸噴嚏，或噁嗝呃逆，或胸內苦悶，心動及呼吸變常，皮膚知覺時或亡失，或則角弓反張，或則唇舌勁直，……好惡之差殊甚，性慾亦現異常，有時悲觀欲自殺，有時自擬為帝王，總之此症不可以常理測之，一言以蔽之曰：精神病是已。⁴¹

文中描寫月經不順而產生的身體徵狀，作者從近距離的觀察以及形容都相當細微。尤其嚴重者有誇張的行為表現：「或則失笑啼泣，或則恐怖

⁴⁰ 陳蓮舫，《女科秘訣大全》，收入陸拯主編，《近代中醫珍本集·婦科分冊》（杭州：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頁211。

⁴¹ 余無言，《圖表注釋金匱要略新義》（杭州：新醫書局，1955），頁340-341。

張惶」、「或現精神遲鈍，默然無語，或現妄想幻念，誇大狂言」；到無可挽回時則出現極大反差：「有時悲觀欲自殺」、「有時自擬為帝王」，並伴隨有重鬱症和躁鬱症的雙極性精神疾病的行為出現。

雖然說現今對於月經不順，誘發身體的徵狀分類更加細密，如停經的女性產生的憂鬱現象即更年期徵狀，和年輕女子就有不同的醫藥診治法及用藥劑量的區分，且不會一概而論稱為「精神病」。不過，〈優生賦〉中提醒這名獨守空房的可憐閨中女子，應及早去看醫生、吃藥，俾使衰困的身心痊癒，重獲新生機：

且扶病而歸甯，空憐閨女；亦含冤而拜省，肯責館甥。是當早覓醫途，俾衰困之獲癒；豈無藥品，使生意之重萌。有幸福之門，女兒家亟應注意；問疾患之理，好爾蒙失其平衡。⁴²

女子經由問診後得知疾病的原由是賀爾蒙失調，藉此則重獲痊癒新覓得幸福之門。上述賦作不僅寫出了養身以及醫療治癒之新知，同時也增添了對古典閨怨作品「強說愁」的戲擬諧趣。1940年來自烏鎮的陸農舜醫師，在《澄光醫藥季刊》發表〈「優生特靈Oestronin」之於婦女〉，提出其臨床實驗報告說道：

吾人於臨症上，恆見不少婦女，多憂鬱而喜服藥，自以為病入膏肓，皇皇然不可終日，若詢其所苦，又說不出所以然，如頭痛神疲，腰酸不舒，畏寒失眠，食慾不振，喜怒不定，疑慮多病，心神不安，健忘急躁等，為其普遍之症候。……惟月經大都不調，且有來於經絕期者，是固不免於神經衰弱，或所謂臟躁症者，設謂為無病，則實覺不適，謂其有疾，則斯何疾歟？投以藥石，施以對症療法，則可謂百無一効。……診查之下，明知其或以怨女性的影響，或以經絕而卵巢變化，要皆為內分泌失常所致，然亦無處置之法。……然余自採購五洲大藥房所發行之「優生特靈」以來，余曾試用於前述諸症婦女，均得好果，乃引起余之注意與

⁴²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83。

興趣。……總之據鄙人之臨床經驗，以「優生特靈」應用於此等病人，極有良好成績，又經本劑注射或內服以後，每有煥發容顏，還我青春之感焉。⁴³

關於獨守空閨、琴瑟失調的閨怨作品，其創作緣由，以往多歸之於夫婦不合、良人遠行或是出征遠戍。但是，進入到民國報刊賦中，在醫療類別，卻新出了「內分泌或賀爾蒙失調」之因素。且此失調不僅影響夫妻關係，亦關乎傳宗接代之優生與否，宜及早治療：

允宜早治其根，藉隆其闕。妙術堪循，歧徑毋陟。信斯藥而勿移，用特品（指優生特品）而勿惑。不治之患，晷在耽延；不世之勳，成於片刻。乃獲佳兒，休言弱息。已稔良劑之優譽，融美意於祥和；還欣新品之衍生，綴歐字而奇特（指優生特靈A）。⁴⁴

從優生的角度來看，關於母體病症治療用藥有三點提醒：一是若是可以及早診治者，西醫建議要從根本上治起，循著醫學正途治療，不要步入歧途；二是要堅持用藥，不可隨便停藥；三是最好要用具有優生保健療效之特效藥品。許多的不治之症，其實並非是無可救治，而是歸咎於被延誤了時間。此正說明了若要達治癒的功效，就要掌握片刻能發揮作用之藥物。

「荷爾蒙療法」相關藥品和人體內分泌學說的相繼出現，在民國初年被接受的「熱」度遠超過傳統中醫療法，皮國立曾指出藥廠刊登在報刊廣告中說「荷爾蒙是『不寒不燥』的，這樣的宣傳策略提高了藥品的使用性。它替代了既有『補腎』論述中某些補氣、補陰、補陽的論述，而直接以荷爾蒙來補腎；更精確地說，應該是補腎臟主管的生殖腺素。」⁴⁵鑑於賀爾蒙藥劑的補血療效，〈優生賦〉以賦筆「曲奏終雅」的方式，

⁴³ 陸農舜，〈「優生特靈 Oestronin」之於婦女〉，《澄光醫藥季刊》第2期（1940.4），頁46-47。

⁴⁴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84。

⁴⁵ 皮國立，《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頁120。

「勸諭」眾姑嫂姊妹若要保持青春「健與美」，就要調理月經、留心醫藥、選用新藥，方能匹配賢妻良母之典型：

爰以告諸姑姊妹曰：慎爾生活，葆爾年青。欲強爾體，先調而經。苟無疾而多榮，斯為幸運；若有病而失治，何異徒刑。良緣不虛，還要留心於醫藥；良劑待擷，毋作壁面之尹邢。樂爾夫婦，盛爾門庭。仙姿不老，家務不停。豈徒益己，更慶添丁。孟光咸稱佳婦，王衍自是甯馨。著賢妻之聲譽，作良母之典型。昭一代之淑範，炳千秋之福星。綿貽謀於後葉，享高祿於遐齡。猗歟！闡揚藥化之功，不憚辭費；解脫女流之厄，同卜身甯。君不見新藥之為效也，如桴之應鼓；如影之隨形，如先賢之所謂用則萬靈者也。⁴⁶

閨怨女子因月經不調、家事操勞，及婚姻所傷等緣由，以致罹患神經衰弱抑鬱症，加上生殖腺素的不調，需補充服用荷爾蒙製劑。文中指出由於中國傳統「黃耆桂枝五物湯」等一類的補品已不敷人民觀念信任，惟有購買服用五洲藥房生產的荷爾蒙生殖腺素，才可恢復健康，擁保青春，生子添丁，益己榮宗。這種顛覆傳統女德及傳宗接代的觀念，以及身體與族體結合的宗族論述書寫，也正是伴隨醫藥發明、宣傳效用和實際使用結果的印證。

四、「弱體、病夫」改良之可能：男子「優生保命」之方

憶芝另有一篇〈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亦採用律賦形式，內容則是闡發男子「優生強種」、「保命昌宗」之說。從題目上一看即知其以賦體文學形式，作為販賣荷爾蒙醫藥「特勢多賜保命」的宣傳文本。賦的開頭採取賦家敘事對話的筆法，自問自答，而其論述也由過往傳統「問答賦」中主角不被君王所重用，轉變成民國賦著眼的個人與國族關係連結，闡釋了「無強種何以強國」之論述：

⁴⁶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頁 84。

疇昔之夕，憶芝生方掩卷而休，萬念如熄。疲已極，眠而息。枕之頭欹，舒其筋直。忽有剝啄之聲，發於戶側。起而納之，似曾相識。鞠躬如也，而言曰：孟子論性，自是恆情；國風不淫，未諱好色。優生強種，既聆偉論於前時；保命昌宗，待續豪談於此刻。聿惟余生也晚，早結同心；彼美於歸，堪為比翼。閨房之樂，固有甚於畫眉；蘋藻之娛，乃不免其沾臆；祇餘愧汗，莫怪人憂；未許強身，曾因自賊。久覺血虧，曷勝體蝕。焉能如組執轡，如虎有力。順夫婦之唱隨，期兒女之蕃殖。欲乞新知，永銘大德。謹訴來由，休疑怪特。⁴⁷

內容發揮賦家雅好經典之本領，運用鋪陳排比的手法，羅列《孟子》、《詩經·國風》等聖賢書，說明心性之醇雖然重要，然而雖讀聖賢書，卻「未許強身，曾因自賊；久覺血虧，曷勝體蝕」，無法保證能像虎熊般生威有力繁衍後代，因此，希冀「乞求新知」，並期望人們不要感覺怪特（「特」適巧為律賦韻腳）。這段賦文說明了中國傳統一向對於男子的要求，惟在當個飽讀詩書的「書生」，但卻產生讀了一輩子的《詩經·關雎》，卻只唸出令人沾臆、愧汗及擔憂的「鰥居」結果。民初知名學者魏時珍（1895—1992）曾在〈旅德日記〉中，有一段話頗值得玩味：「中國人不圖存則已，若欲圖爭，則改良人種，亦當務之急也。……歐洲婦女多喜體軀偉大之男子，而中國婦女則惟愛文弱之書生。歐洲男子多喜操作有力之婦女，而中國男子則惟愛弱不勝之衣閨秀。弱者產弱，強者產強，此中西強弱殊致之故一。」⁴⁸魏時珍所言「中國婦女則惟愛文弱之書生」，揭示的是異國見聞之對比省思，而憶芝身為賦作家，在賦中巧設人物，點出了中國古代讀書人的縮影，十足與晚清以降「東亞病夫」的形象類近。〈保命賦〉之作者憶芝現身說法，化身為答者，正襟危坐，莊容而謂之曰：

⁴⁷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3期（1941.7），頁87。

⁴⁸ 魏時珍，〈旅德日記〉，《少年中國》第三卷第9期（1922.4），頁50。

居，吾語子；是衰病也，宜早為計。初似無關，終且為厲；因循不治，久衰弱夫神經；懊悔無窮，空增益其泗涕。⁴⁹

賦中「答者」一開始是以經典宏業偉辭解說，但走筆到提及「問者」得了「衰病」，則以應及早治療答覆，否則拖延越久，最後會變本加厲到無法治癒的地步。「神經衰弱」乃民國初年傳入中國的病理名詞，表現出來的徵狀就是頹廢，如文中所描寫：「時運衰頹，心情潦倒」、「似此煩憂，焉舒襟抱」，甚至「忍春意之長拋」、「致青年之易老」；「或偏激而常惱」、「或心若灰，或形若槁」，⁵⁰相當令人同情不捨。神經衰弱病情會伴隨失眠、疲勞、遺精等症狀，與其相關的心智、精神疾病在中西醫學匯通的理解下，和腦、腎、脊骨等經脈連結解釋，即得到「神經衰弱即腎虧」的結論。

神經衰弱治療，根據〈保命賦〉所云：「可針片之齊施，則老衰之盡掃」。若依當時臨床實際診治，可採用荷爾蒙「臟器療法」，方法是先注射「賜保命」（Endospermin）兩支，約五天後麻木症已經痊癒將近半，再施給病人中藥補腎方劑，繼而繼續注射「賜保命」前後五十支，並囑其減少色慾，以生命為重。「賜保命」即「spermin（精胺）」，是一種營養素，當時被認為是荷爾蒙的原料。⁵¹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賦家何以在此筆端展開詼諧哀苦之辭，說明這種「神經衰弱」病症，正是「賀爾蒙失調」，而透過治療後「斯人斯藥而永保」，如此病即可痊癒。1934年上海張克成醫師所撰〈性神經衰弱與「賀爾賜保命」〉提到：

性神經衰弱之治療，視其原因而不同，而和合素Hormon之適於各種性神經衰弱疾患則又已得此之定評，故賀爾賜保命Hormspermin

⁴⁹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頁 87。

⁵⁰ 同前註，頁 88。

⁵¹ 皮國立，《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頁 129。

遂為性神經衰弱之要藥矣。和合素譯名甚多，其譯意者如刺戟素、調理素、生命素等；譯音者如荷爾蒙、霍爾蒙等。⁵²

性神經衰弱若不治療，將無法享受家庭人倫的快樂，終將成為明則虛張聲勢、暗則奄奄一息，若垂死之人，悔恨過一生。由是〈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說道：

竟盡竭夫生趣，日居月諸；乃莫補於人倫，雲慳雨滯。違言事業，已貽譏於親朋；徒有家庭，却難融其伉儷。問悒悒其何堪，將奄奄而垂斃。是則不醫何庸，勿藥焉濟。俾好其儔，庶繁其裔。要使康強逢吉，樂爾佳人；從茲恩愛合歡，成其快壻。願世世而弗替，克振其門；惟巍巍而不隳，胥壯其勢。⁵³

中國傳統賦作，本來就有一種詼諧調笑、自怨自哀又自我嘲解的傳統。從略帶情色效果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到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等，都是文士一本正經卻又揶揄戲言之說服術。〈保命賦〉本此技巧，繼續發揚賦筆詼諧調笑本色，作者自稱是「與墨同磨」無子嗣，如同「孤鸞命」之人而枉為人子。故反躬自省：「究竟的為了什麼，總不知如何是好；是須細考，加以探討，治豈無道，醫應趁早」。⁵⁴因此，他希冀「庶期改善」之方法，就是購買五洲之成品好爾蒙賜保命「特勢多」：

至若空饒珠玉，縱富綾羅。庭闈冷落，歲月蹉跎。儘無嗣而懷嗟，如花有恨；翳曠時而閑廢，與墨同磨。耿耿長天，負雙星之共度；茫茫來日，漸六親之罔過。休言雛鳳清聲，竟虛令子；豈等孤鸞照命，更乏嬌娥。念傳經之絕德，定隱患之未瘥；枉為人也，其奈子何。待考其因，實男性之不育；誰司其咎，知女體之無病。是則反躬自省，驗病無訛。或先天之所自，或貽患之宜訶。允合

⁵² 張克成，〈性神經衰弱與「賀爾蒙賜保命」〉，《新醫藥刊》第 18 期（1934.5），頁 56。

⁵³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頁 87。

⁵⁴ 同前註，頁 88。

覓「地球」之良劑，庶期改善；有「五洲」之成品，恣爾觀摩。
好爾蒙信有奇能，喜煞夫夫婦婦；賜保命惟斯獨步，蔚成弟弟哥
哥。應知神效添兒眾，記取嘉名「特勢多」。⁵⁵

這豈不是以「賦」為宣傳「賣藥」的「廣告」文？以現今流行術語而言，根本就是一篇「業配文」。五洲大藥房出品的「特勢多賜保命」和「優生特靈」，分別是男性和女性服用的荷爾蒙製劑。其中「特勢多賜保命」為「男性睪丸荷爾蒙製劑」，其功能滋補腦系，強化性神經，促進發育，可以使神經衰弱、性能退化、萎頓削瘦等症狀獲得改善。當時社會，除了五洲好爾蒙賜保命「特勢多」，對於治療男子不能生殖之症，「新亞賀爾賜保命」亦有良好功效。1934年高克仁醫師說道：「吾遇診療不妊症時，倘被診女性完全健康，不能證明原因者，當注意檢查男性生殖器有無病變，再以顯微鏡檢視其精液中之精虫是否正常為要。……新亞出品之賀爾賜保命，頗著良効。本品係動物雄性生殖腺（睪丸）製成之注射液，按賀爾蒙係內分泌之譯名，賜保命即男性生殖素之義。」⁵⁶



圖片3 來源：《新醫藥刊》第15期（1934年2月）

⁵⁵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頁87。

⁵⁶ 高克仁，〈男子生殖不能之治療：新亞賀爾賜保命有偉大功效〉，《新醫藥刊》第15期（1934.2），頁52。

這樣透過藥物注射增加分泌所產生之恢復機能妙用，誠如憶芝〈保命賦〉到了最後二段發揮賦家鋪陳筆式，調情終雅，盛贊其治療功效良好，使水乳交融如玉露，終雅於天賜寶寶、呱呱墮地，而稱心滿意：

其或無恙於身，克臧其事。婉轉如心，淋漓盡致。本乏衰容，原稱愜意。豈負青年，未隳壯志。溫好夢於人寰，卜鴻休於天意。緬風光之信美，甯不足矜；看水乳之交融，了無他異。然而情空熾，家何嗣。欲考其由，別有所自。豈無玉露，虛彼涵濡；却失金精，難為孕閱。則應盈其魄，充其體；補其精，濟其匱。庶二五之能凝，乃十九之足恃；願名藥之毋忘，實良品之莫比。有寶寶而稱心，看呱呱之墮地。桑弧及門懸，石麟自天賜。⁵⁷

五洲或新亞藥房的「特勢多賜保命」、「立博賜保命（蛋黃素賜保命）」，都添加「荷爾蒙」，從賦中得知其主治神經衰弱、未老先衰、童濯皓髮、腦弱失眠、肺病血虧等病症，「斯人斯藥而永保」必可增強體力，助其孕育。最後，「客」表述在服用了保命藥後，病得痊癒、添子添丁：

於是百體皆康，萬民有慶。能愈其病，能強其性。能益其髓，能增其勁。種子而添丁，煥容而攬鏡。一劑融和，十分彈硬。（滬諺謂事之真確美善而有把握者曰彈硬）蓋求其生意之榮，有賴乎藥物之聖者耳。客再拜而謝曰：吾今知弄璋之道焉。吾不難如向秀先生之運遇，領會而寸陰寄命也。⁵⁸

賦文曲奏終雅，「客」在注射一劑保命針後達到百體康泰、容光煥發的效果，以戲劇性的動作「再拜而謝」，完成延續「永保」「命」脈之目的。文中還不忘詼諧調笑，一語雙關，套用一句滬語「彈硬」的俗語，期臻至於美善的境界。

⁵⁷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頁 87、88。

⁵⁸ 同前註，頁 88。

優生特靈 OESTRONIN

為復力科兒好爾蒙 (Follikolhormone) 其化學集成為 $C_{18}H_{22}O_2$ 係合乎萬國單位之女性激抗素, 每 1 gm. 具有一千萬單位之力價。

—有注射液及片劑—

主治子宮發育不全而月經不來, 或月經過少及停經, 性慾不振, 春機發動過遲, 婦人衰老過早, 不妊, 乳液分泌不足或減退, 常習性流產, 婦人禿髮, 小孩時期之淋毒性陰道炎, 陰門接痒症, 不正常出血等。



五洲藥房出品

特勢多賜保命 TESTOSPERMIN

由男性動物之辜丸, 以特種化學方法, 抽出有效成分好爾蒙製成。

—有注射液及片劑—

負性機能正常長成與第二期性機能創造之功用。為治療青年發育過遲與壯年衰老過早必要之品。

主治陽萎, 早洩, 神經衰弱, 男性不育, 老年體衰, 健忘乏力, 一般消耗性衰弱, 並為戒烟補助劑。



五洲藥房出品

圖片 4 來源：《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 1 期（1941 年 1 月）

五、結語

顏崑陽先生曾指出中國傳統詩人，並非因「審美」動機及目的而創作詩歌，相對的，「如何用詩」以及延伸出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才是中國傳統詩人透過詩歌，所欲反映出的民族歷史文化性與區域社會性之多重層的「實踐情境結構」。⁵⁹若依此觀點擴大，與詩之文體息息相關之「賦」，其「賦式社會文化行為」亦值得關注。顏先生近年相關撰述，皆在呼籲當代中國人文學術，應該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避免習用西學的形式邏輯思維，將研究對象片面化、靜態化、單一化、抽象概念化，以致於脫離文學文本所處的「動態歷史語境」，缺乏對於

⁵⁹ 顏崑陽，〈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東華漢學》第 34 期（2021.12），頁 1、2。另相關概念，亦可參考顏崑陽，〈論先秦「詩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東華人文學報》第 8 期（2006.1），頁 55—88。

古代經典或文學文本做相應的理解。⁶⁰換言之，民國初年醫療賦作之「賦用倫理」，對於傳統問疾醫療及「身體／國體」寓意之接受與轉化，不僅需瞭解其修辭策略對於傳統賦作襲承之關聯，同時，民國初年內憂外患底下「強種」即「強國」的歷史與社會文化氛圍，也是理解〈大補賦〉、〈優生賦〉、〈保命賦〉這些賦作，相關社會文化互動行為重要的詮釋路徑。尤其透過報刊傳媒所搭起的公共性倫理交誼平臺，包括對於多層次、多樣性文本的刊載，以及對不同知識階層讀者的召喚，若缺乏對於動態歷史及社會文化情境的掌握，則相關文本的「意義詮釋」，以及「文化主體」的體察也會跟著失位。

在《澄光醫藥季刊》創刊號中，接續幾篇發刊詞後，就有汪企張〈醫眼界中孤島之藥〉一文，說明抗戰期間上海的「孤島」位置，以及在上海製藥背後基於人身、國族思考的醫病倫理價值。汪文指出「軍事興後，多方淪陷，遷移茲土者，更屈指難計。於是區區方百里之上海，遂為科學機製藥品競產之場。」⁶¹《澄光醫藥季刊》創刊於1940年1月，當時中國尚在孤軍對抗日本，租借地之英、法等國，尚未與日本宣戰。戰火之下，社會人倫秩序雖不免遭受衝擊，但秉持道德良知之士，仍多期待在物資缺乏，身病不得不醫治的情況下，病者能減輕經濟負擔。尤其針對「舶來藥品」之昂貴，「一方之價，輒什金。一針之微，價可逾百」⁶²勢必轉嫁增加病者負擔，因而導致「病家苦矣憊矣，而醫之內心痛苦。」⁶³因此，解決外來藥劑材料昂貴之道，則在「國藥」自己生產上。然而，「外藥」雖然昂貴，直接進口至少品質得以控管。「國藥」在自己內地生產，是否醫界都能對其品質有所信心？顯然亦有顧慮：「醫之崇拜外藥，而不屑應用國產者多矣。曰科學幼稚如我國，出品之不純可

⁶⁰ 詳參顏崑陽，《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20）。

⁶¹ 汪企張，〈醫眼界中孤島之藥〉，《澄光醫藥季刊》第1期（1940.1），頁9。

⁶² 同前註，頁8。

⁶³ 同前註。

想。」⁶⁴況且所有製藥者是否都能以減輕病者經濟及身體負擔為思考，發揮仁心之倫理關懷？顯然在戰火世局紛亂，政府無法有效監督管控之下，亦會有不肖業者為自身牟利罔顧病人之治療。因此汪企張在文中不免感慨說道：「苟曾受政府檢定而註冊者，或猶稍存人道公德之心。雖處境促迫，而其出品，或尚不致蹈粗製濫造之病。最可寒心者，一椽之寄，可供多方，微末之資，亦起號召。醫者不察，每失選擇之機，遂招不測之害。」⁶⁵因此，「引用國品」雖為主要方針，但仍須慎選注意「存良去莠」。本文透過個案研究，所分析賦作之幾種良藥：「人造自來血」、「優生特靈A」、「特勢多賜保命」等，既是五洲製藥之大廠所產，品質得以令人安心，且在「醫藥仰人支配，國民生命之保障，太覺可危」⁶⁶的顧慮下，只要品管得宜，價錢又能低於「舶來品」，自己生產之「國藥」既是科學發展、民族自信心建立的保證，同時其以「義」導「利」之仁德關懷，亦使「賦用」之社會倫理價值更形彰顯。

若將「廣告」及「賦作」視為「社會文化互動行為」，以「互文」關係相互參照，1915年9月20日《申報》有一則五洲大藥房「人造自來血」廣告內容，就直接將身體和國體的富強聯繫起來：

國非民不立，民無食不生，無居不安，無醫藥無以資養生，無強健之精神無以圖存於商戰、學戰競爭劇烈之世界。無論海通以後，無論未通海以前，強國必先強種，已公認為惟一之要圖。故國無論為民主、為君主政體，無論為立憲、為共和，必有強健之人民，方得有強健之國體。朝野上下群議紛紛，談國是者，盍先研究夫國民之體質。本藥房發行一種人造自來血，對於體質上扶助能力，有歷年經驗之證明，有實際補血之依據……。嗟夫！東方病夫之謂，我國民已痛心疾首，乘此忍辱偷生之時機，正宜力求體育謀國民自立之生計，為國家準備之後盾。俾四千年神明裔

⁶⁴ 同前註，頁9。

⁶⁵ 同前註。

⁶⁶ 同前註。

有實際補血之依據。這是商人對於如何結合時務販售藥品的修辭策略，也是撰文者與閱讀者共同的時代感受。報刊作為知識傳播的新媒介，有別於一般的書籍，民初知名教育家楊昌濟（1871—1920）就曾說道：「人不可一日不看報章雜誌，報章雜誌乃世界之活歷史也，即皆自我之實現也。日日看報，則心目中時時有一社會國家之觀念，而憂世愛國之心自愈積而愈厚，且得有種種之常識。積累久之則深明世故，可以應無窮之變。」⁶⁸報刊在感時憂國的氛圍下所扮演的「共同體」之想像，⁶⁹以及在「自我之實現」及「文化情感」的帶動底下，其能連結「深明世故」、「應無窮之變」所代表之倫理價值及社教功能，自是不言可喻。

本文主要以吳憶芝於1941年抗戰期間所撰寫的三篇醫療賦作：〈大補賦〉、〈優生賦〉、〈保命賦〉為探討範圍，雖屬個案研究，但也連結同時期相關報刊醫學論述專文、廣告詞等，鉤合相關文本的關係網絡，讓周圍相關醫療文化的文本相互對話，由此也讓民國這些醫療賦作，能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從互文關係的呈現探討中，不惟凸顯這些醫療賦作文本的修辭策略及文學意義，甚至可以直指這些醫療賦作，被轉用來作為現代醫藥的廣告宣傳文本之特色。在《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期〈卷首語〉中，主編張輔忠就曾說道：

最近創製的有機合成新藥及化學治療劑等，本刊更希望有翔實的治效報告，當然藥物的可靠不免使，但這決不可以說是廣告宣傳，我們想明達的讀者諸君也不至於誤會這一點。此外醫藥紀

⁶⁸ 楊昌濟，〈教育上當注意之點〉，收入楊昌濟著、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49。

⁶⁹ 著名政治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在提到作為民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的形成時，特別著重於現代印刷文明和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力量。因為居住在特定領土之內使用不同方言的大眾，憑藉著共通的印刷文字來瞭解對方，使他們自認為已經合一。這種共同的閱讀經驗使他們協同社會時間與空間的想像的能力，使他們同步想像和經驗發生在遙遠地方的事件。「報刊」等現代傳媒使人們與一個廣大的世界發生了想像的關聯。詳見〔美〕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17—47。

聞、說叢、文薈等欄，我們自信也並沒有把無聊的作品糟蹋寶貴的篇幅，明達的讀者想亦早有公正的定評。⁷⁰

雖然對於刊物本身的專業性而言，編者要澄清文辭間略帶成功的誇耀「不可以說是廣告宣傳」，但誠如中國傳統賦作，尤其漢大賦所帶來的欲「諷」反「勸」之效，作者期待目標與讀者閱讀效應之「背反」，同樣的也發生在《澄光醫藥季刊》編（作）者與讀者身上，是否該將「文辭間略帶成功的誇耀」視為廣告？編（作）者的申明，是否反而形成欲「諷」反「勸」的效果？再者，若從「渲染鋪排」的廣告修辭策略來說，此不也正是「賦體」文字「體物逞詞」之特色所在。

綜上所述，醫療賦之研究，不僅關乎中國自〈七發〉以降，用「問疾」形式所展開「身體與國體」之鉤合，而此傳統賦學題材到了民國，身體保健養生，乃至醫療治癒疾病，或如婦科相關知識所延伸的優生概念，在在的都讓民國醫療賦呈現其豐富的「現代性」，其既拓新了傳統問疾、治病題材以及身體連結國體之寓意，同時也呈顯晚清以降「東亞病夫」、「病體中國」如何蛻變為新生的「少年中國」之象徵。賦之體物騁詞、主客問答之筆法，既適合用來描摹新穎之醫療事物，同時誇飾之筆法，亦兼有詼諧之功能，此亦可連結傳統賦筆之另一特徵：「諧趣」，而不論是渲染之「體物」，抑或「諧趣」之鋪排，結合傳媒「報刊」之載體，再加上報刊其它欄目，尤其是廣告圖示及廣告詞，都讓民國醫療賦有其相當新穎之論域值得拓展。

⁷⁰ 張輔忠，〈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卷首語〉，《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1.1），頁4。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清】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王文寶、江小蕙編，《江紹原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楊昌濟著、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皮國立，《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余無言，《圖表注釋金匱要略新義》。杭州：新醫書局，1955。

沈宇斌、范瑞，〈近代中國的疾病、身體與成藥消費文化：以五洲大藥房「人造自來血」為中心的考察〉。收入余新忠主編，《新史學（第九卷）：醫療史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17。

陸拯主編，《近代中醫珍本集·婦科分冊》。杭州：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

顏崑陽，《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20。

【美】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二）期刊論文

文且、楊郁生，〈兩封信〔其一〕〉，《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1.1），頁44-47。

不著撰者，〈根固葉茂 血足身強〉，《良友畫報》第153期（1940.4），頁數不詳。

王文鎬，〈月經困難及萎黃症之維他賜保命療法〉，《醫藥導報》第二卷第4期（1936.1），頁136-138。

汪企張，〈醫眼界中孤島之藥〉，《澄光醫藥季刊》第1期（1940.1），頁8-9。

翁玲玲，〈漢人社會女性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7期（1999.8），頁107-147。

高克仁，〈男子生殖不能之治療：新亞賀爾賜保命有偉大功效〉，《新醫藥刊》第15期（1934.2），頁52-53。

張克成，〈性神經衰弱與「賀爾賜保命」〉，《新醫藥刊》第18期（1934.5），頁55-56。

張輔忠，〈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卷首語〉，《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1.1），頁3-4。

陸農舜，〈「優生特靈 Oestronin」之於婦女〉，《澄光醫藥季刊》第2期（1940.4），頁46-47。

項繩武，〈發刊詞〉，《澄光醫藥季刊》第1期（1940.1），頁3-4。

憶芝，〈大補賦〉（以人造自來血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1.1），頁79-80。

憶芝，〈保命賦〉（以特勢多賜保命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3期（1941.7），頁87-88。

憶芝，〈優生賦〉（以優生特靈為韻），《澄光醫藥季刊》第二卷第2期（1941.4），頁83-84。

盧志學，〈發刊引言〉，《澄光醫藥季刊》第1期（1940.1），頁4。

顏崑陽，〈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
《東華漢學》第34期（2021.12），頁1-72。

顏崑陽，〈論先秦「詩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
《東華人文學報》第8期（2006年1月），頁55-88。

魏時珍，〈旅德日記〉，《少年中國》第三卷第9期（1922.4），頁43-53。

（三）報紙文章

不著撰者，〈大方醫院注射補血針〉，《新聞報》第3版（1925.12.24）。

不著撰者，〈分類廣告〉，《申報》第2版（1940.9.25）。

不著撰者，〈分類廣告〉，《申報》第4版（1944.6.27）。

不著撰者，〈月月紅〉，《時報》第7版（1908.3.14）。

不著撰者，〈自來血〉，《申報》第6版（1908.9.5）。

不著撰者，〈自來血可禦寒，新出注射液〉，《時報》第5版（1939.1.5）。

不著撰者，〈國體問題緊要，身體問題更屬緊要〉，《申報》第13版
（1915.9.20）。

Selected Bibliography

- Yu, Xin-zhong. ed. *New Historiography (Vol. 9) New Explorations in Medical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7.
- Wang Qizhang, “The medicine of the isolated island in the medical field”, *Chengguang Medicine Quarterly*, V1, January 1940.
- Wong, Lin-lin.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alking about impurity and taboo”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7, August 1999, pp.107~147.
- Zhang Kecheng, “Sexual neurasthenia and Herci”’s Life Saving” *New Medicine Journal*, 18, May 1934.
- Lu Nongshun, “Eugenic Oestronin for Women”, *Chengguang Medicine Quarterly*, 2, April 1940.
- Yi Zhi, “Da Bu Fu (with artificial blood as the rhyme)”, *Chengguang Medicine Quarterly*, 2:1, January 1941.
- Yi Zhi, “Bao Ming Fu (with special potential and many blessings to save life as the rhyme)”, *Chengguang Medicine Quarterly*, 2:3, July 1941.
- Yi Zhi, “Eugenic Fu (with Eugenic Teling as the rhyme)”, *Chengguang Medicine Quarterly*, 2:2, April 1941.
- Yen, Kun-Yang, “The Structure of Practical Situation in Poetry as a Sociocultural Act among the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 Stratum”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4, December 2021, pp.1-71.
- , “The issue of the national system is important, and the issue of the body is more important”, *Shenbao*, September 1915.

**The Significances of “The Medical Fu (Rhapsodies)”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Social Ethical Effects
—Taking “Dabu Fu (Rhapsodies)”, “Eugenic Fu
(Rhapsodies)” and “Baoming Fu (Rhapsodies)”
as examples**

Shu-Yuan Liang*

Abstract

The “medical Fu (Rhapsodies)” in the newspapers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used the rhyme of Rhyme Rhapsodies and was easy to remember. In addition, the rhetorical features of the Fu (Rhapsodies) themselves were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words, so the details of the diseases can be extremely Describe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ies; in the medical effects, played the powers of portrayal.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ison of opium smoking, Lacking of modern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The weak body of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system. It also links the “Enhance Species” with the “ Enhance Country”, especially the expression of the personal “body”, which often symbolizes the strong thinking of the “Nation body”. And through the paradoxical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into the internal cohesion of nationalism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kind of alternative “learning from barbarians to develop skills to control barbarians”. The implantat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op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business practi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manufacture, sale and advertising of modern medicine, especiall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aipei.

with the traditional “fu (Rhapsodies)” style of literature interweaves and sings harmony. When literati create “medical fu (Rhapsodies)”, such as “Dabu Fu (Rhapsodies) (with artificial self-blood as rhyme),” Eugenic Fu (Rhapsodies) (with eugenic special spirit as rhyme), “Baoming Fu (Rhapsodies) (with special powers and more Baoming as rhyme)” and so on. They can’t help but “persuade”, that is, to persuade the “reader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buy and take the “medicine” that praise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se legal Fu (Rhapsodies). The general public represented by the readers of the newspapers learned new knowledge about the medicines that people took at the time, such as the “artificial self-blood”, the anti-depressant drug, hormones, and the eugenic drug, “eugenetrane A”. It presents another spectrum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art flowing into modern civilization. When fusions of these Chinese and Western health medicines are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Rhapsodies. Spreading the “strong species” is the “strong country”, and eliminates the efficacy of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that weakens the body. After the people buy and take it, they can achieve the effects of nourishing (blood), protecting life, sustaining life, strengthening the body and curing diseases. It also reveals the self-confidence and progress of the national body and its symbolic national body.

Keywords: “Dabu Fu (Rhapsodies)”, “Eugenic Fu (Rhapsodies)”, “Baoming Fu (Rhapsodies)”, Inquiry after Diseases and Medical Treatments, Strong Species and Powerful Country, Social Ethical Effects on Fu (Rhapsodies)